





野客叢書卷第十

宋長洲王楙

宣帝待霍氏

陳右史君舉論宣帝在民間知霍光驕恣日久以其親握天子璽而帝之未欲決去是以陽厚之以權而陰伺其間不約以禮而汰其慾以盈其罪此正與鄭莊公以京敝段之意同僕謂不然霍光何負於已而至是哉以是心而待舊恩恐宣帝不應如此之薄僕觀平日所以待遇光者無所不用其誠





逮其死也所以送終所以存卹其後莫不備至亦足以見宣帝拳拳於光也顯等見權不出已出怨望之言僭侈恣橫凡百不臣之狀視前有加帝明知之而或往往請治帝一切寘而不問但不過奪其權而已且楊韓趙蓋四君子稍有過累帝戮之不卹今霍氏禍稔惡盈帝豈不能治之哉顧獨隱忍不發者是蓋念大將軍夙恩之故觀其詔曰迺者雲等謀爲大逆朕以大將軍故抑而不誅冀其自新今禹等云云朕甚悼之茲正見宣帝之本心使顯等稍自悛改則霍氏富貴將來未艾奈何悖逆之節愈益彰露而不容掩匿苟不明正典刑天下其謂帝何其勢不得不誅耳是則帝誅霍氏大出於不得已豈故設筭以陷之哉斯言過矣

### 佛入中國

傳奕韓退之皆言佛自後漢明帝時始入中國此蓋論其顯然者僕謂佛法之入中國其來久矣觀魏略西戎傳曰昔漢哀元壽元年博士景慮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傳浮屠經又觀劉向列仙傳序曰



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經則知漢成哀間已有佛經矣觀漢武故事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衆降得金人之神上置之甘泉宮金人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惟燒香禮拜上使依其國俗又元狩三年穿昆明池底得黑灰帝問東方朔朔曰可問西域道人又知佛法自武帝時已入中國矣今人惟知佛法入中國自明帝始不知自武帝始也薛正己記仲尼師老聃師竺乾審是則佛入中國又不止於武帝

周侍郎詞意

茗谿漁隱謂周侍郎詞浮萍破處簷花簾影顛倒簷花二字用杜少陵燈前細雨簷花落全與出處意不相合又趙次公注杜少陵詩引劉邈簷花初照日之語僕謂二說皆考究未至少陵簷花落三字元有所自丘遲詩曰共取落簷花何遜詩曰燕子戲還飛簷花落枕前少陵用此語爾趙次公但見劉邈有此二字引以證杜詩漁隱但見杜詩有此二字引以證周詞不知劉邈之先已有簷花落三



字矣李白詩簷花落酒中李暉亦有簷花照月鶯  
對棲之語不但老杜也詳味周用簷花二字於理  
無礙漁隱謂與少陵出處不合殆膠於所見乎大  
抵詞人用事圓轉不在深泥出處其紐合之工出  
於一時自然之趣又如周詞午妝粉指印窗眼曲  
理長眉翠淺問知社日停鍼線探新燕寶釵落枕  
春夢遠簾影參差滿院非工於詞詎至是或謂眉  
間爲窗眼謂以粉指印眉心耳此說非無據然直  
作窗牖之眼亦似意遠蓋婦人妝罷以餘粉指印

於窗牖之眼自有閒雅之態僕嘗至一菴舍見窗  
壁間粉指無限詰其所以乃其主人嘗攜諸姬抵  
此因思周詞意恐或然社日停鍼線張文昌句

### 生子錫賚

世說載晉元帝生子普賜羣臣殷羨謝曰皇子誕育  
普天同慶臣無勲焉猥蒙頒賚帝笑曰此事豈可  
使卿有勲邪後南唐時宮中嘗賜洗兒果有近臣  
謝表云猥蒙寵數深愧無功此正用世說事而李  
後主亦曰此事如何著卿有功故東坡洗兒詞謂



深愧無功此事如何著得儂又用南唐史中語僕  
又觀北史有一事亦相類秦孝王妃生男隋文帝  
大喜頒賜羣官有差李文博曰今王妃生男於羣  
臣何事乃妄受賞此事亦然但其言差隱耳

晉帖

閣下法帖十卷淳化中所集其中多弔喪問疾國子  
祭酒李涪所撰刑誤云短啓出於晉宋兵革之際  
時國禁書疏非弔喪問疾不得輒行尺牘故羲之  
書首云死罪是違令也僕觀書牘首云死罪自漢

魏以來已多如此不但晉羲之也恐非冒禁之故  
孔融繁欽陳琳諸人書牋皆先言死罪然後云云  
晉宋以來如阮嗣宗謝玄暉任彥昇之徒亦然僕  
又觀墨客揮犀謂法帖中多弔喪問疾者蓋唐帝  
好晉人墨蹟舍弔喪問疾之書悉入內府後歸昭  
陵無有存者惟弔喪問疾者以不祥故多在人間  
二說不同

漢碑引經語

漢人專門之學各習其師所傳經書不無異同然當



時亦有假借用字所以與今文不同因觀漢碑中  
引經書語疏大略於此靈臺碑曰德被四表張公  
碑曰元亨利正蔣君碑曰遵五屏四劉脩碑曰動  
乎儉中鬼神富謙鄉黨遜遜如也祝睦碑曰鄉黨  
遂遂朝廷便便孔彪碑曰無偏無黨遵王之素費  
氏碑曰導齊以禮有恥且格王君廟碑曰庶績咸  
喜張表碑曰畔桓利貞范式碑曰徽柔懿恭明允  
篤恕薛君碑曰永矢不愆嚴發碑曰鐫堅仰高此  
類甚多費鳳碑有曰泥而不滓洪氏謂此涅而不  
淄非假借則傳異也僕觀史記屈原傳有曰皜然  
泥而不滓劉勰辨騷則曰皜然涅而不緇知此語  
尚矣洪氏不引此夫豈未之考乎東漢如熊君碑  
隗囂傳亦皆有是語不特費鳳碑也

### 萱堂桑梓

今人稱毋爲北堂萱蓋祖毛詩伯兮詩焉得諼草言  
樹之背按注諼草令人忘憂背北堂也其意謂君  
子爲王前驅過時不反家人思念之切安得諼草  
種於北堂以忘其憂蓋北堂幽陰之地可以種萱



初未嘗言毋也不知何以遂相承爲毋事借謂北堂居幽陰之地則凡婦人皆可以言北堂矣何獨毋哉傳注之學失先王三百篇之旨似此甚多正與以鄉里爲桑梓之謬同詩意謂桑梓人賴其用猶不敢殘毀寓恭敬之意而況父子相與非直桑梓而已非謂桑梓爲鄉里也然自東漢以來乃以桑梓爲鄉里用矣

### 韓信之幸

韓信始伐魏旣整師而問酈生魏得毋用周叔爲大

將乎曰栢直也信曰豎子耳遂進擊魏益爲疑兵陳船於臨晉而伏兵於夏陽以木罌渡軍而襲安邑虜魏王豹則周叔者信之素畏者也其才必在信上使魏用之爲將則信將望風而服尚安能行木罌渡軍之計乎惟魏不用周叔爲將故韓信得以僥倖以遂破魏之功也信繼伐趙廣武君者請竒兵以間道絕糧道勸成安君深溝高壘勿與韓信張耳戰且謂不出十日兩將之頭可致麾下其料敵如是之審決非爲嘗試之謀也使成安君聽



其計則信耳之頭特未可保當是之時信蓋岌岌乎歛兵旁次覘其計之用與否也有報成安君不用詐謀竒計而廣武君之說不行信於是欣然大喜方敢引兵而下委蛇曲折得使輕騎入趙壁立漢幟以亂其軍斬成安君於泚水上是信破趙之功又僥倖於再勝矣信始歸漢平此二國最爲功大而皆幸人之不然豈非天邪其後以之取燕以之拔齊勢如破竹皆迎刃而解者又悉資於降虜廣武君之策觀信解廣武君縛東向坐而師事之悉心歸計以進取之間則知廣武君料敵制勝之謀高出世表大足以服信之心如此然則周叔之不用於魏廣武君之策不行於趙而反行於信此信之所以戰勝攻取爲漢家之人傑也與

### 名字相泐

前輩有二云前漢有酈食其審食其名字相泐不知何義僕謂此必慕其爲人如司馬相如慕藺相如之爲人故亦名相如且名食其者不獨酈審二公也前有司馬食其見戰國策後有趙食其見西漢想



酈生輩慕司馬食其爲人故名食其其後趙食其亦必如此人知食其之名自酈審始不知酈審前已有此名者又如前漢有金日磾後漢有馬日磾而晉又有段匹磾魏有于栗磾者

### 太上皇名

懶真子云漢初去古未遠風俗質略故太上皇無名毋媪無姓然唐宰相表叙劉氏所出云太公名熒字執嘉生四子伯仲邦交邦卽漢高帝也高帝之父漢史不載其名唐史乃載之此事亦可大笑僕

謂太上皇名已先見後漢章帝紀注中不但唐書也章紀注謂名熒一名執嘉與唐書所說微異不注所自僕考之蓋出於皇甫謐帝王世紀中不特此也如惠帝張后文帝薄后以至薄父之徒皆有名字而史記漢書本傳初未嘗聞也且太上皇之名毋媪之姓不見漢書者史氏不載耳馬永卿謂風俗質畧上皇無名毋媪無姓此說失矣

### 文王之囿

後漢楊賜傳樂松曰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爲小齊宣



五十里人以爲大章懷太子注孟子齊宣王問曰  
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此云百  
里五里與孟子不同僕觀世說舉樂松之語云齊  
五十里乃知非五里也當時史文於五字下脫一  
十字蓋七十里近於百里四十里近於五十里樂  
松舉其大綱耳揚雄亦曰文王之囿百里齊宣王  
之囿四十里是亦以文王之囿爲百里文王之囿  
豈真百里邪章懷太子不深考耳

晉元帝

隨筆云秦始皇乃呂氏之子楚幽王乃黃氏之子所  
謂羸芊之先當不歆非類僕考晉元帝乃牛氏子  
非司馬氏也然西晉當懷愍之際國祚絕矣得元  
帝興於江左顧以續二百來年祚司馬氏相傳才  
五十餘年耳而牛氏相傳乃至一百四十餘年雖  
司馬之廟不歆非類然賴以延其國祚此天假牛  
氏之胎以祐晉室決非偶然也所以當時有牛馬  
之讖云

青州從事



徐彭年家範其子問人稱酒爲青州從事謂何曰湘  
江野錄云昔青州從事善造酒故云僕考世說與  
此說不同桓公有主簿善別酒好者謂青州從事  
惡者謂平原督郵蓋青州有齊郡平原有鬲縣言  
好酒下臍而惡酒在膈上住也從事美官而督郵  
賤職故取以爲論

### 橋玄佚事

後漢書云玄舉孝廉補洛陽左尉時梁不疑云云棄  
官還鄉里後四遷爲齊相考蔡邕碑云舉孝廉除

郎中雒陽左尉云云解印綬去辟司徒舉高第補  
侍御史以詔書考司隸校尉趙祈事廷尉郭貞私  
與公書公封書以間辟大將軍梁公幕府羌戎匪  
茹震驚隴漢西府舉公拜涼州刺史不動干戈揮  
鞭而定西域又值饑荒諸郡饑餒公開倉廩以救  
之主者以舊典宜先請公曰若先請民已死矣廩  
訖奏之詔嘉有汲黯憂民之心遷齊相皆傳所不  
載又傳謂光和六年卒碑謂光和七年五月薨  
夜雨對牀



人多以夜雨對牀爲兄弟事用如東坡與子由詩引此蓋祖韋蘇州示元真元常詩寧知風雨夜復此對牀眠之句也然韋又有詩贈令狐士曹曰秋簷滴滴對牀寢山路迢迢聯騎行則是當時對牀夜雨不特兄弟爲然於朋友亦然異時白樂天招張司業詩云能來同宿者聽雨對牀眠此善用韋意不膠於兄弟也僕又觀鄮谷訪元秀上人詩曰且共高僧對榻眠思圓叻土人詩曰每思聞淨話夜雨對繩牀夜雨對牀施於僧亦不爲無自然則聽雨對牀不止一事今人但知爲兄弟事而莫知其他蓋此詩因東坡拈出故爾樂天非不拈出別章之意然已灰埃矣大抵人之文章不論是否得當代名賢提拂雖輕亦重不然雖重亦輕韋詩固佳重以東坡引以爲用此其所以顯然者在耳目爲兄弟故事

員貢一書

員半千上書曰臣家貲不滿千錢有用三十畝粟五十石聞陛下封神岳舉豪英故鬻錢走京師云云



此正祖貢禹之意貢禹上書嘗曰臣禹年老貧窮家貲不滿萬錢妻子糠豆不贍襤褐不完有田百三十畝陛下過意徵臣賣田百畝以共車馬二書之意一同是皆有是實而爲是言非矯情飾詞也後世讀之純實之風可想而今人求外補其干譽以爲異嗚呼率天下爲僞之風甚多此特其一耳

### 千里萑羹

晉書載陸機造王武子武子置羊酪指示陸曰卿吳中何以敵此陸曰千里萑羹末下鹽豉或者謂千

里末下皆地名萑豉所出之地而世說載此語則曰千里萑羹但未下鹽豉耳觀此語似非地名東坡詩曰每憐萑菜下鹽豉又曰未肯將鹽下萑菜坡意正協世說然杜子美詩曰我思岷下芋君思千里萑張鉅山詩曰一出脩門道重嘗末下萑觀二公所云是又以千里末下爲地名矣前輩諸公之見不同如此僕觀見湖人陳和之言千里地名在建康境上其地所產萑菜甚佳計末下亦必地名細素雜記漁隱叢話皆引世說之言以謂末下



當云未下而漁隱謂千里者湖名且引酉陽雜俎  
酒食而亦有千里之尊僕謂未下少見出處千里  
尊言者甚多如南北史載沈文季謂崔祖思曰千  
里尊羹非關魯衛梁太子啓曰吳愧千里之尊蜀  
慙七菜之賦吳均移曰千里尊羹萬丈名膾千里  
之尊其見稱如此

明妃琵琶事

傳玄琵琶賦文老言漢送烏孫公主嫁昆彌念  
其行道思慕使知之石崇明君詞

亦曰匈奴請婚於漢元帝以後宮良家子配焉昔  
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尉其道路之思  
其送明君亦必爾也則知彈琵琶者乃從行之人  
非行者自彈也今人畫明妃出塞圖作馬上愁容  
自彈琵琶而賦詞者又述其自鼓琵琶之意矣魯  
直竹枝詞注引傳玄序以謂馬上奏琵琶乃烏孫  
公主事以爲明妃用蓋承前人誤僕謂黃注是不  
考石崇明君詞故耳

漢田畝價



東方朔曰豐鎬之間號爲土膏其價畝一金杜篤曰  
厥土之膏畝價一金費鳳碑曰祖業良田畝值一  
金按漢金一斤爲錢十千是知漢田每畝十千與  
今大率相似僕觀三十年前有司留意徵理所在  
多爲良田大家爭售至倍其直而邇年以來有司  
狃於姑息所在習頽爲風舉向來膏腴之士損半  
直以求售往往莫敢鄉邇世態爲之一變甚可歎  
也

### 石凍春

東坡云唐人名酒多以春名退之詩勤買拋青春國  
史補注滎陽土窟春富平石凍春劔南燒春子美  
詩雲安麴米春僕觀鄭谷贈富平宰詩曰易博連  
宵醉千缸石凍春知富平石凍春信矣觀白樂天  
詩有青旗沽酒聽梨花之句注杭人其俗釀酒聽  
梨花時熟號爲梨花春是又有梨花春之名李白  
詩甕中百斛金陵春劉夢得詩鸚鵡杯中若下春  
竝食天廚

今歲首門神有書曰口食天倉觀顧長康所畫清夜



游西園圖梁朝諸王跋尾有云圖上若干人竝食  
天廚知此語舊矣

野客叢書卷第十一

宋長洲王楙

郭解劇孟

漢書郭解爲人靜悍師古注性沈靜而勇悍史記則  
曰爲人精悍非靜字也漢書又曰臧命作姦剽攻  
休乃鑄錢掘冢師古注臧命作姦剽攻者臧亡命  
之人剽劫也攻謂穿窬而盜也休乃鑄錢掘冢者  
不報仇剽劫則鑄錢發冢也然驗以史記之文則  
藏命作姦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較之班史添一



不字以乃字爲及字其文勢不同如此又漢書劇孟傳曰條侯爲太尉乘傳東將至河南得劇孟師古謂乘傳東將者乘傳車東出爲大將也史記則曰乘傳車將至河南乃知漢書誤以車字爲東字而將字本方將之將非將帥之將也

### 漢唐人丐閒之章

唐人奏疏乞退休多數幾當退孔戣之章是其一者如司空圖三宜休李泌五不住之說僕嘗考之漢人乞退之章嘗有是體如王鳳上疏乞骸骨謝上

曰陰陽不調災異數見咎在臣鳳奉職無狀此臣一當退也五經傳記師所誦說咸以日食之咎在於大臣非其人此臣二當退也河平以來臣久病連年數出在外曠職素餐此臣三當退也

### 師古注青紫

石林云唐以金紫銀青光祿大夫爲階官此沿漢制金印紫綬銀印青綬之稱也夏侯勝傳取青紫如拾芥青紫謂綬耳顏師古以青紫爲卿大夫之服漢卿大夫蓋未服青紫師古但據當時所見僕觀



揚雄解嘲紆青拖紫師古注曰青紫謂綬之色觀此語豈無見邪然所謂服者佩服云爾漢人亦有以綬言服如蔡邕章疏曰命服銀青曰命服金紫曰金龜紫紱之飾非臣容體所當佩服以是而觀師古之注未爲謬也僕又考之秦時光祿勳有中大夫漢武帝更名光祿大夫皆銀章青綬魏晉以來有左右光祿大夫光祿三大夫皆銀章青綬其重者詔加金章紫綬則謂之金紫光祿大夫既有金紫之號故以本光祿爲銀青光祿大夫晉時如王翹之嘗爲此官而任選爲光祿大夫就王晏乞一片金晏乃啓轉爲金紫是也是則金紫銀青光祿大夫之階萌於漢武成於晉非始於唐也

### 米價貴賤

前漢食貨志曰漢興接秦之敝民失其業大饑米石五千人相食高祖令民就食蜀漢又按高祖紀二年關中大饑米斛萬錢人相食令就食蜀漢皆一時事所書米價不同恐稍先後亦未可知王莽末黃金一斤易粟一斛晉愍帝時米斗二金是一斗



粟易錢二十緡一石粟爲錢二百緡也後漢末董卓之亂百姓流離穀石至五十萬唐潼關失守魯炆所守郡中米斗五十千是一石穀爲錢五百緡也梁侯景食石頭常平粟盡米一斗七八萬錢是一石米爲錢七八百緡也自古米貴未有如是之甚者漢明帝永平間粟斛三十正與唐太宗米斗三錢之價同東魏元象間穀斛九錢趙充國傳金城湟中穀斛八錢漢宣紀穀石五錢自古米賤又未有如是之甚者等一石穀耳賤而至於五錢貴而至於七八百緡無乃太懸絕乎

## 二公言時政

虞預陳時政曰自頃長吏輕多去來送故迎新交錯道路受迎者惟恐船馬之不多見送者惟恐吏卒之常少窮奢極費謂之忠義省煩從簡呼爲薄俗范甯陳時政曰方鎮去官皆列精兵器仗以爲送故米布之屬不可勝計監司相容初無糾彈其中或有清白亦復不見標異送兵多者至有千餘家少者數百戶旣力入私門復資官廩布兵役旣竭



枉役良人牽引無端以相充補若是功勳之臣則已享裂土之胙豈應封外復置吏兵乎今送故宜爲節制以三年爲斷一公陳時政皆以送迎之費爲言想晉時之弊莫此爲甚觀甯所謂送兵多者至有千餘家少者數百戶資官廩布而力入私門有以見當時去官不郵州郡如此而今州郡送故迎新交錯道路所費不訾而勢力之盛私占軍役不以爲非者其殆晉之流風乎

### 魏證蒯通

初魏證常勸太子建成早除秦王及建成敗世民召證謂曰汝何爲離我兄弟衆惟懼證容止自若對曰先太子若從證言必無今日之禍此語蓋祖蒯通之故知爾初蒯通教韓信云云信旣伏誅上召通曰若教淮陰侯反乎通曰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臣策故自夷如此如用臣計陛下安得而夷之其事雖異其意則同是皆不以事敗而遽變前說要胸中有守而然異乎倉皇失措遽變前說者也是以於此反有以見知



壺關三老

長太子遭巫蠱事與江充以兵相格上怒甚羣下憂懼不知所出壺關三老上書訟太子寃甚力謂充銜至尊之命迫感太子造飾姦詐羣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隔塞不通太子進則不得見上退則困於亂臣獨寃結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爲無邪心其言甚當上雖感悟而不爲罷兵吏圍益急太子度不得脫卽自經繼而上知太子惶恐無他

意而車千秋復訟太子寃謂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上大感悟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所以然遂族充家而擢千秋爲丞相至壺關三老竟不聞尺寸之賞此甚與周生言霍氏事同所謂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也壺關三老班史不著姓名苟悅漢紀謂令狐茂

古者金價

惠帝紀云視作斤上者將軍四十金鄭氏曰四十金



四十斤金也晉灼曰近上二千石賜錢一萬此言四十金實金也下凡言黃金真金也不言黃金錢也食貨志黃金一斤直萬錢也後漢何休注公羊百金之魚亦謂一金萬錢細素雜記引一金萬錢以證晉王導所市練布之價則是一金萬錢不但秦漢爲然自三代至晉莫不皆然何千百年間金價一律如此今日之價視古又何倍蓰邪

### 少翁致神

抱朴子謂前漢書及史記皆云齊人少翁爲文成將

軍武帝所幸李夫人死少翁能令武帝見之僕考史記武帝本紀及封禪書上有所幸王夫人卒少翁以方術夜致王夫人貌又考漢書外戚傳少翁夜致李夫人史記謂王夫人漢書謂李夫人二說自不同抱朴子謂二書皆云李夫人謬矣徐廣注封禪書謂外戚傳曰趙之王夫人潘岳悼亡詩曰獨無李氏靈彷彿覩爾容又以爲李夫人其不同如此王子年拾遺記則又曰李少君致李夫人於紗幕中不言少翁而言李少君



朝請

今呼朝請郎及奉朝請並作上聲僕考漢書朝請其說有二一說漢律諸侯春朝天子曰朝秋日曰請此合從去聲如寶嬰不得朝請王陵竟不朝請之類是也師古注才姓反又一說奉朝請無定員本不爲官位東京罷省三公外戚皇室諸侯多奉朝請奉朝請云者奉朝會請召而已故韓退之東坡詩金作上聲押是也

字人之官

古者字人之官甚重漢郎官出宰百里必其綿歷稍深望實稍重然後畀以是任非如今日限以改秩之制其權旣輕其責甚重往往人以爲難且以後漢杜詩觀之詩始仕郡功曹有公平稱辟大司馬府歲中三遷爲侍御史安集洛陽還以狀聞世祖賜以棨戟復使河東翦滅賊徒拜成臯令且詩自功曹超三遷爲侍御史又兩持使節方爲縣令則其令不亦重哉惟其望重所以人服權重不敢動搖是以一邑之治無難能者觀漢碑嚴訢凡七爲



縣不以爲煩蓋以此也今人爲邑得一滿秩如釋  
重負雖有過人之材孰肯希於再試乎

正五九到官

隨筆云齊書高洋謀篡魏其臣宋景業言宜以仲夏  
受禪或曰五月不可入官犯之不終於其位景業  
曰王爲天子無復下期豈得不終其位乃知此忌  
相承已久不曉其義僕觀前漢張敞爲山陽太守  
奏曰臣以地節三年五月視事其言如是則知前  
漢之俗未嘗忌五月也然張敞在山陽監護驕賀

其責甚難卒以無事其後徵爲膠東相亦不聞有  
凶橫之說又觀後漢朔方太守碑云延嘉四年九  
月乙酉詔書遷衙令五月正月到官乃知拘忌之  
說起於兩漢之後然又觀獨孤及集有爲舒州到  
任表曰九月到州訖乃知唐人亦有不忌九月者  
因考諸州唐人題名見不避正五九處亦多

漢諸君末年

前漢諸君末年甚有異者文帝十六年改爲後元年  
其說出於新垣平之詐候日再中以爲吉祥故改



元以求延年之祚繼而詐覺而被誅矣景帝猶且因之景帝卽位元年至七年稱中元年又六年稱後元年至三年而終武帝在位五十四年屢更年號最後更爲後元而以二年終不知當時何所據而分中與後謂之後則疑若有盡乃不諱何邪自是之後不復建後元之號矣然宣元哀三帝末年抑有甚異者宣帝末年號黃龍元年正月匈奴單于來朝二月歸國十二月帝崩元帝末年號竟寧元年正月單于又來朝五月帝崩哀帝末年號元壽二年正月單于來朝六月帝崩事之符合有如此者或謂匈奴從上游來厭之故中國輒有大故此事殆不可曉也

借書一鳴

李正文資暇集曰借書集俗謂借一癡與二癡索三癡還四癡又杜元凱遺其子書曰書勿借人古諺云借書一嗤還書一嗤後人生其詞至三四譌爲癡或曰癡甚無謂當作紈僕觀廣韻注張孟押韻所載紈字皆曰借書盛酒器也故曾文清公還鄭



侍郎通鑑詩曰借我以一鑑餉公無兩統然又觀  
魯直詩曰願公借我藏書日時送一鴟開鎖魚蘇  
養直詩曰休言貧病惟三篋已辦借書無一鴟又  
曰去止書三篋歸一酒一鴟曰慙無安世書三篋  
濫得揚雄酒一鴟乃作鴟夷鴟鴟近見漁隱後集  
亦引黃詩爲證與僕暗合

### 丁晉公治第

丁晉公治第楊景宗爲督役丁後籍沒而景宗貴顯  
乃以其第賜景宗錢思公嫁女令銀匠龔美造妝

匱器皿旣而美拜官思公以爲妹壻向者器皿乃  
歸美家二事甚異僕謂人自不悟耳天下之物去  
來無定安可強執在已者以爲我有哉豈獨物然  
雖天下亦莫不然曹氏爲漢平董卓董卓旣平而  
受漢室者曹氏也司馬氏爲魏抗吳蜀吳蜀旣抗  
而受魏室者司馬氏也劉裕爲晉北伐然北方旣  
定而受晉室者劉氏也天下事率多類此區區之  
勢豈足恃哉觀楊龔二事甚與衛青娶平陽公主  
事同



班范議論

班史言淮南王謀反憚汲黯守節死義至說公孫弘等如餐蒙耳其言止如此范史論李固據位持重以爭大義其視胡廣趙戒猶糞土也何至是哉二公議論懸絕雖毀人亦然壞前漢之風俗者莫過乎孔光張禹晉人謂光禹之罪深於莽卓使范曄作光禹傳則必直書其罪而誅之也固則曰服儒衣冠傳先王語其醜藉可也然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以古人之迹見繩烏能勝其任乎其優游不

迫如此以此見古人忠厚氣象

汲冢書

史記燕世家所載或曰禹薦益已而以啓人爲吏及老而以啓爲不足任乎天下傳之於益已而啓與交黨攻益奪天下謂禹名傳天下於益已而實令啓自取此說甚背經旨前輩往往致疑戰國策亦有是語司馬貞注曰經傳無聞未知所由僕嘗考之其說出於汲冢書汲冢書凡七十五篇出於魏安釐王墓中其言大率與今經史相反如云夏年



多殷益于啓位啓殺之太甲殺伊尹文王殺季歷  
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幽王既亡  
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師春一篇  
書左傳諸國卜筮師春是造書之姓名也項語十  
一篇諸國卜夢妖怪相書也繳書二篇論弋射法  
此類不一今崇文總目有汲冢周書十卷

### 蔡邕女賢

羊祜父道先娶孔融女後娶蔡邕女孔氏生發蔡氏  
生承祜時發與承俱病度不能存乃專心養發

故得濟承竟病死其啓

古烈女何能後閱

蔡邕傳無聞烈女傳但載邕女爲董祀妻者名瑛  
宇文姬喪亂中爲胡騎所獲在胡中十二年生二  
子曹操痛邕無嗣遣使以金璧贖之琰不能死節  
更爲生子謂之烈女可乎史失去取甚矣

### 古者糧給之數

古者糧給之數嘗考其大略周禮廩人中歲人食月  
三鬴注云六斗四升曰鬴三鬴爲米一斛九斗二  
升三十日之食則日食米六升四合也魏李悝曰



人食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爲粟九十石是一人食  
米五升也漢趙充國曰以一馬自佗負三十日食  
爲米二斛四斗麥八斛是一人日米八升一馬日  
麥二斗七升也匈奴傳曰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糲  
十八斛是一人日糲六升也後漢南蠻傳曰計人  
廩五升用米六斗萬斛晉顧臻曰北方夷狄對岸  
外禦爲急兵食七升兩漢上下糧給之數所得大  
略如此僕又考之古斛甚小漢二斗七升當今五  
升四合所謂人食米八升者當今二升一合六分  
五升者當今一升三合有半

重三

所謂人食米六升者當今一升六合所謂人食米  
今言五月五日曰重五九月九日日重九僕謂二月  
三日亦宜曰重三觀張說文集三月三日詩暮春  
三月日重三此可據也曲水侍宴詩三月重三日  
此可據也

喉脣喉吻

或者謂文選沈約碑獻替帷展實掌喉脣尚書爲喉



舌而以爲喉脣無乃好異僕謂此語承襲已久不但約也如宋趙伯符表曰無宜復司喉脣宋文帝目送王華等曰此四賢一時之秀同掌喉脣宋孝武曲水聯句臣偃曰喉脣廢職方思讓裴子野曰張吏部有喉脣之任宋志平南荆曲曰多選忠義士爲喉脣喉脣事如此之多且沈約所言不但此碑也於范雲墓志亦曰乃作喉脣帝猷必舉是知此語非獨一處也僕又觀崔駰尚書箴曰龍作納言帝命惟允山甫翼周實司喉吻不但喉脣也又有喉吻之說是以胡宗愈啓曰崇禁臺喉吻之司首巖廊股肱之寄

王建襲杜意

王建詩曰人客少能留我屋客有新漿馬有粟此正杜子美肯訪浣花老翁無與奴白飯馬青芻之意僕考杜意又出於傅休奕盤中詩曰惜馬蹄歸不數羊肉千斤酒百斛令君馬肥麥與粟



野客叢書卷第十二

宋長洲王 楙

酈生事不同

史記酈生正傳與朱建傳尾所述酈見高祖事不同  
太史公曰平原君之子與余善是以得具論之豈  
非以此兩存之乎正傳所述與今班史一同曰酈  
生聞沛公略地陳留其麾下騎士適里中子謂曰  
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所願從游莫  
爲我先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六十餘長



八尺人皆謂之狂生自謂我非狂生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輒溺之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日第言之騎士從容爲言沛公至高陽傳舍使召酈生入謁見沛公踞牀使兩女子洗足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豎儒天下同苦秦久矣故相率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酈生日必欲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攝衣延生上坐謝之生因云云沛公喜賜食問計安出生曰足下起糾合之衆不滿萬人欲徑入彊秦所謂探虎口者也陳留天下之衝多積粟臣善其令請得使之令下足下卽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爲內應於是遣酈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其正傳所言如此朱建傳尾則曰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曰高陽賤民酈食其竊聞沛公暴露將兵誅不義願得口畫便事使者入通沛公方洗問何如人使者曰狀貌類大儒衣儒衣冠側注沛公曰爲我謝之言我方以天下爲事



未暇見儒人酈生叱使者曰吾高陽酒徒非儒人也使者復入報曰客天下壯士自言高陽酒徒沛公遽雪足延入見之生揖沛公曰足下曩衣露冠將兵討不義而曰吾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夫足下欲就天下大功而以目皮相恐失天下之能士且度足下智勇不如吾欲就天下而不相見竊爲足下失之沛公謝曰鄉者聞先生之容今見先生之意矣乃延而坐之間所以取天下者酈生曰足下欲就大功不如止陳留陳留天下之衝兵之會地積粟數千萬石守壘甚堅臣素善其令願爲足下說之不聽臣請爲足下殺之而下陳留沛公從之於是酈生夜見陳留令說之陳留令云云酈生夜半斬陳留令報沛公遂下陳留其說又如此由前所說則沛公倨洗見酈生由後所說則方洗見使者由前所說則謂陳留令不聽足下舉兵攻之由後所說則謂臣爲足下殺之其他語意詳略多不同故備錄之以資閱史者

史記簡略



漢書見寬傳曰張湯爲廷尉廷尉府盡用文法吏寬以儒生在其間見謂不習事不署曹除爲從史之北地視畜數年還至府上畜簿會廷尉時有疑奏掾史莫知所爲寬爲言意掾史因使爲奏奏成讀之皆服以白廷尉湯湯大驚召寬與語乃奇其材以爲掾上寬所作奏卽時得可異日湯見之問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爲之者湯言見寬上曰吾固聞之久矣湯由是鄉學以寬爲奏讞掾以古法義決疑獄甚重之漢書載寬事如此之詳史記但曰以試第次補廷尉史是時張湯方鄉學以爲奏讞掾以古法議決疑大獄而愛幸湯湯以爲長者數譽之才此數句而已不見所謂在廷尉不署曹之說不見北地視畜數年之說不見還至府爲湯作疑奏之說不見上疑奏卽時賜可之說見寬平生善處有此數事似此曲折皆不一見以至上問尚書開六輔渠議封禪事漢書歷載而史記皆不書何其太略也以史記而考見寬行事不幾泯沒乎大抵遷史失之略如丙魏等傳皆然



漢獄吏不恤

漢獄固酷獄吏尤不恤試撫數事周勃下廷尉吏稍  
侵辱之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安知獄吏之貴也  
韓安國抵罪蒙獄吏田甲辱之安國曰死灰不復  
然乎甲曰然卽溺之王嘉下獄獄吏稍侵辱之嘉  
喟然仰天歎曰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  
死有餘責歐血而死蕭望之不肯入獄仰天歎曰  
吾備位宰相老人獄牢苟求生活不亦鄙乎飲藥  
而死夫以宰相大臣獄吏尚且不恤况其他乎是

以路溫舒上書有曰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  
吏是也今治獄之吏上下相毆以刻爲明深者獲  
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之死是以  
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  
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夫人情安則樂  
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不獲故囚人不勝痛  
則飾詞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  
奏畏郤則鍛鍊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  
之猶以爲死有餘辜何則成鍊者衆文致之罪明



也是以獄吏專爲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爲一切故俗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溫舒一書深切如此使人讀之不覺毛竦想秦弊之存於當時者莫此爲酷觀勃等所云益可驗矣鍛鍊周內文致其罪在漢已然况今日乎

### 經怪二字

曩歲平江鄉試有詞科人爲考官出策題用經怪二字莫知所自僕讀後漢蔡邕傳晉嵇康書皆用此二字又觀唐人文集如劉禹錫皇甫湜書中亦多用之經常也漢書常字多作經如曰難以爲經

### 披霧睹天

今用披霧睹青天事多指樂廣如梁孝元詩還思逢樂廣能令雲霧寥豁賓王詩情披樂廣天是也往徃謂此語初見於晉不知此語已先見於徐幹中論曰文王畋於渭水遇太公釣召而與之言載之而歸文王之識也灼然若驅雲而見白日霍然如



開霧而睹青天晉人蓋引此語以美樂廣耳曹植  
謝人觀表曰若披浮雲而曬白日

### 瘖消二義

周官疾醫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瘖首疾鄭注瘖酸  
削也司馬相如消渴則所謂消中之疾也瘖首消  
中二疾既異而其字亦自不同後人徃徃不辨指  
爲一疾鮮有別之者後漢李通素有消疾此正如  
相如渴疾也太子賢注消中之疾是已乃復引周  
官爲證是以消中瘖首爲一義以至玉篇廣韻之  
類皆以瘖爲消病惟禮部韻瘖字下注酸瘖頭痛  
是爲得之張孟押韻注酸瘖頭痛又渴病雖明知  
二疾爲不同是認二字爲一體矣

### 公門有公

田文曰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其言起此後曹植  
疏亦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南北史引處甚多李  
彪曰諺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此皆兼二者言也  
獨引一句者如梁武帝曰曠可謂相門有相矣宋  
武帝謂王鎮惡曰可謂將門有將是皆祖田文之



語爾而續釋常談獨推王訓王鎮惡二事以證將門有將相門有相之所自是又未知田文曹植之所說也晉王沈又有公門有公卿門有卿之語

### 王延扣冰

晉王延事母甚孝夏則扇枕冬則溫被母嘗盛冬求生魚延求而不獲扣冰而哭忽有一魚踊出冰上取以進母史臣曰王延扣冰而召鱗扇席而驅暑雖黃香孟宗抑爲倫輩僕謂不若易孟宗爲王祥尤爲切當爲母而致冰鮮王氏有二人前有祥後

有延

### 江淹擬古

遜齋閒覽云文選有江淹擬湯惠休詩曰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今人遂用爲休上人詩故事僕謂此誤自唐已然不但今也如韋莊詩曰千斛明珠量不盡惠休虛作碧雲詞許渾送僧南歸詩曰碧雲千里暮愁合白雪一聲秋思長曰湯師不可問江上碧雲深權德輿贈惠上人詩曰支郎有佳思新句凌碧雲孟郊送清遠上人詩曰詩誇碧雲句



道證青蓮心張祐贈高閑上人詩曰道心黃檗老  
詩思碧雲秋雪竇詩曰碧雲流水是詩家曰湯惠  
休詞豈易聞暮風吹斷碧谿雲此等語皆以爲湯  
詩用惟韋蘇州贈皎上人詩曰願以碧雲思方君  
怨別詞似不失本意吳會漫錄但引樂天與唐上  
人對答二詩爲證豈止此邪

王介詩

王介出守湖州嘗有詩曰吳興太守美如何太守從  
來惡祝鮀生若不爲上柱國歿時猶合替閻羅後

兩句事見北史韓擒虎傳擒虎曰生爲上柱國歿  
爲閻羅王亦足矣夫子稱祝鮀之佞蓋美其有材  
耳謂衛靈公不亡者以有祝鮀等之故左氏傳亦  
謂祝鮀排難解紛賢者也介以諂媚者爲祝鮀是  
狂於流俗之見觀晉王沉爲豫州刺史下教曰達  
幽顯之賢去祝鮀之佞北史曰羣犬吠新客佞僮  
排疎賓望衛惋祝鮀眇楚悼靈均知此說久矣不  
知佞有二義有才佞之佞有諂佞之佞

藥欄



李濟翁資暇集曰園庭中藥欄欄卽藥藥卽欄猶言  
圍援非花藥之欄漢宣帝紀池藥未御幸者假與  
貧民漢書闌入宮禁率多作草下闌則藥欄尤分  
明也有誤者以藤架蔬圃作對僕謂此說固是然  
考漢宣帝紀池藥未御幸者假與貧民非藥字又  
觀古人詩如梁庾肩吾曰向嶺分花徑隨階轉藥  
欄唐李商隱曰水精眠夢是何人欄藥日高紅髮  
鬢王維曰藥欄花徑衡門裏又曰新作藥欄成杜  
子美曰乘興還來看藥欄許渾曰竹院晝看筍藥  
爲證

如律令

資暇集曰符祝之類末句急急如律令者人以爲如  
飲酒之律令速去不得遲也一說謂漢朝每行下  
文書皆云如律令言非律令文書行下當亦如律  
令故符祝有如律令之言按律令之令讀如零律  
令是雷邊捷鬼此鬼善走與雷相疾故曰如律令



僕謂雷邊捷鬼之說出於近世雜書西漢未之聞也漢人謂如律令者戒其如律令之施行速耳豈知所謂捷鬼邪此語近於巫史不經之甚宋時有文書如千里驛行之語正漢人如律令之意也

### 開八表

以十年爲一表其說見白樂天集中詩云年開第七表屈指幾多人是時六十三元日詩也又曰行開第八表可謂盡天年注曰時俗謂七十以上開爲第八表蓋以十年爲一表爾近時壽聖皇太后慶八十而廟堂有辭免恩例劄子曰昌運協千齡之會東朝開八表之期又曰慶闡開八表之算三世奉萬年之觴盍改開爲登字

### 古人引用經子語

古人有引用經子語不純用其言往往隨意增減間亦有害理處如范曄曰孔子稱貧而無諂富而無驕未若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也范升曰孔子云博學約之弗畔矣夫賈逵曰孔子稱於禮讓爲國於從政乎何有閻纘曰孟軻云孤臣孽子操心也



危慮患也深故多善功崔元亮曰孟軻云衆人皆曰殺之未可也卿大夫皆曰殺之未可也天下皆曰殺之然後察之乃寘於法此等語雖不無損益然不甚礙理如劉向曰帝舜戒伯禹母若丹朱傲袁著曰舜禹相戒母若丹朱按今尚書此語乃禹戒舜非舜戒禹謂之相戒亦非如此等語似於當來之意未安也或者謂范曄舉孔子稱貧而樂道富而好禮恐論語中脫一道字僕考前漢引此語初無道字而禮記坊記則曰貧而好樂富而好禮

誅全甲

漢書載霍去病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鏖臯蘭下殺折蘭王斬盧侯王銳悍者誅全甲獲醜執渾邪王子師古注全甲謂軍中之甲不喪失也史記載此大略相同但於短兵下無鏖臯蘭下一句於斬盧胡王下却言誅全甲執渾邪王子徐廣注誅全甲一作誅金甲此三字較之漢書所言甚失文理疑史記之文傳流之誤後人不考因其誤而爲之注耳



稱翁姑爲官家

吳人稱翁爲官稱姑爲家錢氏納土蓋嘗奏過謂其  
土俗方言觀范曄臨刑其妻罵曰君不爲百歲阿  
家其母云云妻曰阿家莫憶袁君正父疾不眠專  
侍左右家人勸令暫臥答曰官旣未差眠亦不安  
二事正在南史知吳人之語爲不誣也

男人傅粉

世說載何晏潔白魏帝疑其傅粉以湯餅試之其甚  
愈白知其非傅粉也僕考魏略晏自喜動靜粉自  
不去手則知晏嘗傅粉矣前漢佞幸傅籍孺閔孺  
傅脂粉以婉媚幸上此不足道也東漢李固傳章  
曰大行在殯路人掩涕固獨胡粉飾貌搔頭弄姿  
樂旋偃仰從容冶步略無慘怛之心顏氏家訓謂  
梁朝子弟無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以此知古者  
男子多傅粉者

二公待宦官

後漢中常侍張遜權傾天下遜父歿歸葬潁川一郡  
畢至名士無往者遜甚恥之陳寔於是獨往弔焉



後誅黨人遜感寔故多所全宥秦少游論謂當時  
士風病乎太清此寔之和所以爲貴也旨哉斯言  
僕觀本朝張茂則雖宦官之賢者也元祐間嘗請  
諸名公啜茶觀畫諸公皆往惟伊川先生不往辭  
曰某素不識畫亦不喜茶伊川所謂正與太丘反  
經而合道者非有卓然之識烏能及此

### 臥雪二安

錄異傳載漢大雪洛陽令行至袁安門無路入謂安  
已歿令人除雪入戶見之僵臥於牀又先賢行狀

載胡定字元安時雪滿其室縣令遣掾排雪問定  
已絕穀妻子皆僵二事甚相類皆雪中高臥皆縣  
令來撫問元安袁安名字又相協安得不認爲一  
事邪因思天下有一事關兩處者何可勝數如沈  
瘦事前有約後有昭略望塵之潘前有黨後有岳  
書紅葉之鄭前有虔後有谷致冰鮮之王前有祥  
後有延

### 灰釘事

劉錯注李商隱樊南集有伐王元茂檄云喪貝躋陵



飛走之期既絕投戈散地灰釘之望斯窮恨不知  
灰釘事前輩謂杜篤賦燔康居灰珍奇椎鳴鎬釘  
鹿蠡商隱彫篆如此僕謂此二字出於南史陳高  
祖紀九錫策曰王斧將揮金鉦且戒妖酋震懾遠  
請灰釘商隱用此耳後見藝苑雌黃亦引此辨與

僕暗合

聯合古人句

僕嘗用古人全句合爲一聯曰籠中翦羽仰看百鳥  
之翔側畔沉舟坐閱千帆之過自以爲工近觀漫

錄謂任忠厚有投時相啓正有此一聯但改側字  
爲岸字耳其暗合有如此者但漫錄不言所以不  
知上句乃韓退之詩下句乃劉夢得詩韓曰翦翎  
送籠中使看百鳥翔劉曰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  
前頭萬木春







